



上海美影厂兴衰记

□ 张瑜



上海美影厂是中国动画业 20 世纪 50 年代生产的一艘万吨轮,它体积巨大且五脏齐全,但却老化严重。

华丽开场

对中国 80 后来说,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一部分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(以下简称“上海美影厂”)的动画片牢牢占据。

“上海美影厂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众多大师级的艺术家,在那里曾经诞生了一系列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和特殊工艺的动画片,享誉国际,不啻为中国动画的活化石。”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孙立军对记者表示。

20 世纪 20 年代的上海滩是个造梦的地方。而“万氏兄弟”万籁鸣、万古蟾和万超尘的动画梦,则始于美国弗莱谢尔兄弟的动画片《逃出墨水井》。在完全自学手工的条件下,万氏兄弟完成了中国最早的动画电影《大闹天宫》。

2007 年 10 月,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硕士生导师段佳曾受邀在美国西海岸讲学,有人问她:“中

国动画有颜色吗?”

“中国动画有那么辉煌的历史成就,竟然完全不被国外所了解。”段佳对记者回忆说。

“你们有没有向日本人、美国人学习过?”在一次演讲中,一个在座的韩国人问道。

“的确,我们的动画鼻祖万氏兄弟,因为看美国弗莱谢尔兄弟的《逃出墨水井》着了迷,曾向美国人询问过制作技术。”段佳坦言。

美国人笑了。

“但没有得到回音。”段佳不动声色地接着说,“所以就自己动手。1923 年制作了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动画片,它也是真人动画合成的。”

美国人严肃了一点儿。

“1939 年,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三省,‘东方好莱坞’上海成了一

座孤岛,万氏兄弟看到迪斯尼的《白雪公主》后,想做一部也是关于公主的动画片——《铁扇公主》。”段佳继续。

美国人又笑了。

“可是万氏兄弟的公主与迪斯尼不同,铁扇公主是一个坏公主,而这部影片是号召中国人团结起来抗击象征日本侵略者牛魔王的。”段佳正色道。

美国人严肃起来,多了一份尊敬。

于是,1940 年万氏兄弟制作了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。而世界上第一部动画长片《白雪公主》诞生于 1937 年,仅仅早了 3 年。

今天,90 后、00 后这些中国年轻一代脑海中的动画几乎全部来自美国和日本,却很少了解到,早在 20 世纪早期,中国动画就有了华丽的开篇。

辉煌难再

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,尤其是中国动画产业链尚未形成的情况下,上海美影厂不得不艰难转身。

上海美影厂一直是国内动画系列片的重要供应商,但做电视动画却是上海美影厂的一块心病。“只要不让我们做电视动画,我可以说我们不缺钱。”

朱毓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:每年 300 万元房地产收入;几十年积累下来的 3 万分钟的授权片库加上海外销售,每年有上千万元版权收入。

“我们什么都不干,日子还好过些,可是一拍电视动画就赔本。”

2000 年,上海美影厂和中央电视台动画部被确定为南一北两个动漫主干基地。虽同为骨干基地,央视动画部与上海美影厂待遇完全不同。上海美影厂作为企业要自负盈亏,而央视动画部获得国家资金支持其制作动画片,并享有央视这个播出平台。

对于动画企业而言,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收购价与成本价的严重倒挂。目前,国内动漫播出的主要渠道仍然是各大电视台,他们所能提供的播出时段与国产动漫目前 10 多万分钟的年产量相比,远远不够。同时,电视台还掌握着动画片收购的绝对议价权。

“现在各地给了补贴政策,比如在央视播出每集补 1600 元,地方台每集 900 元不等,企业在地方政府压力下蜂拥到央视,导致央视收购价更低,也就每集八九百块到两千块不等。而动画片的制作成本每集大概在 1 万块左右。”朱毓平说。

电影市场的活跃则使上海美影厂把重点重新放回电影制作上,毕竟这个领域是上海美影厂的优势。

然而,不管是 1999 年的《宝莲灯》,还是《马兰花》、《勇士》,票房似乎都不尽如人意,这些影片本身也失去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“中国学派”的光彩。

2008 年取得不俗票房的翻拍片《葫芦兄弟》,也饱受诟病。“没有进行二次创作,只是把 20 年前的旧作拿出来重新剪辑配音了一下,看不到创新。”华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聂欣如直言道。

“我个人期望上海美影厂应该以电影制作为主,成为最大的国有中国动画电影制作企业,始终在国内保持领先地位。而从上海美影厂的配置和人员状况来说,我们也正在调整为以电影为主。”朱毓平说。

但在一些人看来,上海美影厂要成为中国的“梦工厂”,也许只是一个遥远的梦。

“现在的上海美影厂状况我觉得很不好,差不多已经空心化,不管是人才还是市场适应能力都欠缺。如今只剩下历史的记忆,而这些都只能成为记忆而已。”一位资深业内专家叹息道。

(据《瞭望东方周刊》)

(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)

“中国学派”的崛起与沉寂

1957 年 4 月 1 日,脱胎于东北电影学院美术片组的上海美影厂正式成立,漫画家特伟成为首任厂长。此前为战乱所累的王氏兄弟也相继回到了上海,加入了上海美影厂,成为厂里的灵魂人物。自此,中国动画开始进入辉煌期,代表作即是万氏兄弟酝酿了 20 年的《大闹天宫》。

“摄制组全体同志画稿近 7 万张,终于使孙悟空的动画形象出现在银幕上,实现了我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。”导演万籁鸣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道。这部电影使上海美影厂的招牌随之一起响彻国内外。1965 年,《大闹天宫》上集在伦敦电影节获得金奖,

之后在 44 个国家连续放映,引起轰动,被认为是中国动画史的巅峰之作,至今无人能够超越。

在计划经济时代,作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,国家对电影采取统购统销,上海美影厂和动画师们根本不用考虑钱的问题,他们尽可以心无旁骛地进行艺术创作。

在宽松的氛围中,上海美影厂开始“探索民族风格之路”,除了题材、立意、形象、布景等设计之外,还运用了剪纸、木偶、水墨画、皮影、折纸等中国传统工艺作为表现形式。随着木偶片《神笔》(1955)、水墨片《小蝌蚪找妈妈》(1960)、《大闹天宫》(1964)及《三个和尚》等在国内

外屡获奖项,“中国学派”开始形成,并且成为一股鲜明的力量席卷世界动画界。

在当时的上海美影厂,除万氏兄弟之外,也新崛起了一批动画大师,如特伟(《山水情》)、靳夕(《西岳奇童》)、阿达(《三个和尚》)、胡进庆(《葫芦兄弟》)等。

上海美影厂一级摄影师、一级导演胡兆洪对记者回忆说:“那时上海美影厂老前辈们都称得上是国家顶尖的艺术家,是文字、绘画等方面的能工巨匠。”

随着他们的退休,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,上海美影厂的创作力也迅速凋零,再未能产生一部经典作品。“中国学派”陷入沉寂。



被市场摧垮的神话

今天,老工艺在上海美影厂基本不存在了。“那些是前辈老先生们对动画艺术的探索曾经到达过的境界,但也不能老在那儿呆着。还是要吃饭和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。”胡兆洪略带遗憾地说。

“这是投资回报的问题,像剪纸、水墨等等说到底都是手工活,要靠手绘,成本很高,像水墨动画的成本是普通工艺的 3 倍,但电视台的收购价是一样的,我们为了保持工艺不失传,只能做一些艺术短片和广告片。但即使这样也很难收回成本。”上海美影厂副厂长朱毓平解释说。

成本,盈利,这些对曾经的上海美影厂来说完全陌生的名词,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给了它当头一棒。

“有人将美影厂的没落归咎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转轨,但事实上,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,人才已经开始大量流失。”朱毓平说。

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初,国外动画片大量涌入,撼动了上海美影厂在中国一枝独秀的地位。与此同时,广东成立了大批动画公司,主要为国外厂商进行代加工。

“这些公司从上海美影厂挖走了许多人,我们先后有近百个主创人员流失到南方。那时在上海美影厂一个月收入是 100 元-200 元,但南方给出的薪水从 2000 元到上万元不等,吸引力太大了。”朱毓平回忆说。

上海美影厂也渐渐开始有了盈利意识。“我们开始没有做系列片的经验,一开始我们是给国外加工系列片,既可以有不错的收入,另一方面也学习到了国外制作系列片的方法。同时在薪酬上面,我们也改变了原来固定奖金的方式,而改为酬金制。干得多就收入多,干得少收入就少。”1984 年 9 月担任上海美影厂厂长的严定宪回忆说。

这没有挽救上海美影厂的颓

势。20 世纪 90 年代,上海美影厂迎来了更艰难的体制改革时期。原本上海美影厂享受拨款,国家定价收购、限量生产,每年 40 本左右,动画片是 10 万元一本,木偶片八九万元。而 20 世纪 90 年代起,这个统购统销制取消了。上海美影厂断奶了。

“1978 年改革开放的时候,有关部门对文化的产业属性认识还不够清晰,对动画产业扶持和保护的力度也不够,直到今天才发现日本和美国居然可以用一部动画片发行全球,一个半小时赚几亿甚至几十亿元人民币。日本的《数码宝贝》开发了 14 年,从电视动画到衍生品,截至 2009 年年底,已经发行到了 80 个国家,产值超过 3000 亿元。”孙立军告诉本刊记者。

尽管在中国的动画市场中,上海美影厂拥有较强的制作与发行能力,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起形成的人才断层很难修复,再加上内部体制的问题,这个曾经的神话还是破灭了。